

李斌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仗義思仇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河北富户王惟忠有一子一女。女儿王兰英聪惠绝伦，美貌非常，许与邻村秀才刘义为妻。刘义贪涎王家资产，暗生歹念，诱骗兰英幼弟王毅外出，绑在黑松林内。姐弟情深，兰英毅然离家，万里寻弟，几涉险境；幼弟王毅偶有奇遇，研习武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其中，说不完闯荡江湖，恩仇侠义，道不尽两情相许，恨海情天。情节之离奇，之跌宕，之惊险，往往令人击节扼腕。十五年后，姐姐成了清朝王妃，弟弟却成了明朝大将，沙场重逢，竟演出了一幕无可挽回的悲剧。

上 部

- 第 一 回 刘义图财蓄谋三载…………… (1)
兰英寻弟奔波千里
- 第 二 回 守身如玉力拒恶僧…………… (24)
诸凤求凰佳配新郎
- 第 三 回 苦翠红深更传血书…………… (42)
清知府公堂审冤情
- 第 四 回 曹家坡一箭动恩仇…………… (59)
上党县乔装除奸邪
- 第 五 回 临汾县斗智服俞济…………… (74)
顺天府闯婚捕李新
- 第 六 回 李新行侠发配云南…………… (98)
亲王作恶反毙自身
- 第 七 回 薄命女被选入明宫…………… (107)
多情郎中箭归黄泉
- 第 八 回 坤宁宫帝后大反目…………… (119)
通州县父女双遭难
- 第 九 回 红颜多劫幸逢贤弟…………… (135)
白刃余生初遇仁王
- 第 十 回 清太宗怒咎亲生子…………… (168)

王兰英苦病长白山

第十一回 遣名医父女表深情…………… (190)

吮疮毒满汉结良缘

第十二回 三千里悲欢风云变…………… (214)

十五年姐弟恩仇生

下 部

第十三回 雷雨夜王毅认妹…………… (239)

太原城贤兄行乞

第十四回 顺天城王毅应试…………… (255)

芜湖府孟贼伏法

第十五回 秉公断案招快婿…………… (265)

扶危济贫赠玉镯

第十六回 闹新房姐妹争夫…………… (282)

哭法场淑凤丧命

第十七回 露真情晓君受刑…………… (301)

责淑英王毅休妻

第十八回 蚌埠镇愁困兄妹…………… (309)

王家庄喜结伉俪

第十九回 王毅仗义救参将…………… (319)

尚书流泪认亲女

第二十回 拒筵宴鲁信伤情…………… (330)

拆鸾凤周旭设谋

第二十一回 杨晓君抱恨终天…………… (342)

王总兵沙场逢姐

第一回 刘义图财蓄谋三载 兰英寻弟奔波千里

话说明朝天启年间，河北中山府有一富户，名叫王惟忠，家有千顷良田，库存十万金银，端的富冠千里！但他却有桩伤心事：妻秦氏先他而逝，遗下一个女儿；后来他又娶妻，也姓秦，乃前妻之族妹。不料这第二个秦夫人更是命苦：才生下儿子，便因难产去世了。王惟忠挥泪如雨，从此也就息了续弦之念。有人劝他时，他答道：“我娶了两房妻室，都先我而逝，可见我命中不该有人陪伴终身了。再说，儿女渐大，有后母在，一家之中多有不睦。只要姐弟二人争气，成人后为家门生些光辉，老夫死也瞑目了。”众亲友听了，尽皆叹息，也不便再劝他续弦了。

却说王惟忠这两个孩子，果然令人喜爱：女儿王兰英，年方十八，生得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更兼德性谦和，待人宽厚；她又精于女工花红，琴棋书画。王惟忠爱若掌上明珠。儿子王毅，小其姐十岁，也长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红，两眉之间还有一粒红痣，更显得英武不凡。至于这粒红痣，有人说是“佛爷痣”，有人说是“富贵痣”，但也有人说是不吉之相——这些，自然都是无稽之谈，但王毅

天性聪明，却是众所公认：他所读诗书，往往过目不忘。有时，他见人练武，偷看几遍——偷看练武，本武林大忌，故他只能暗中窥察——回到家里，自己练习，竟也很有架势了！家中和村中之人，莫不惊异，呼为“神童”。王惟忠叹息道：“此子将来必是超群之才，可惜我年过半百，看不到他金榜题名之日了。”

兰英和王毅虽都知道并非同母所生，但各自的母亲都早已死去，姐弟自幼相处，感情深厚。姐爱弟，弟尊姐，与一母同胞并无区别。兰英更以“长姐若母”自居，对王毅的起居饮食处处关心，无微不至。王惟忠为此深感欣慰。

兰英如此才貌，求婚的人自然不少；东家来提亲，西家来说媒，真要把王家的门槛都踏平了！王惟忠深爱女儿，不愿强迫，叫她自己挑选。兰英却恪守“三从四德”，听凭父亲做主。

王惟忠考虑再三，把女儿许给邻村一个大财主刘穆的儿子刘义。刘义年方二十，仪表堂堂，又是个秀才，学识不错。但兰英一见，不知何故，心里不大欢喜，只是因为父亲已出口许婚，她又是大孝之人，不便反悔。只是一再推迟婚期，不肯出嫁。为此王惟忠心中烦闷不已。

王惟忠年迈体衰，儿子又小，便叫刘义到自己家中代管家务。刘义处事，颇为精明能干。王惟忠心中倒也欢喜。

一日早晨，王惟忠起床，正要喝茶，忽听窗外有人大声喝叱，忙推窗望去，只见老家丁王福被吊在树上，刘义正用皮鞭抽打。皮鞭呼呼作响，王福声声惨叫。

王惟忠大惊，忙出来向刘义道：“贤婿，何事痛责王福？”刘义住了手，气呼呼地说：“泰山容稟；王福端着

我的燕窝汤送来，竟如此大意，跌了一跤，将汤碗打碎！若不重责，还了得么？”王惟忠听了，连连摇头道：“贤婿，使不得，使不得！王福在我家执事二十年，从无大过。打碎汤碗，事出无心，岂可重罚？快把他放下来吧。叫他以后小心就是了。”刘义冷笑道：“泰山这般宽厚，只怕将来外人要爬到你儿子头上来撒尿呢。”王惟忠听了，顿时变了脸色，默然无语。刘义自知失言，丢了皮鞭，往后院去了。

王惟忠令众家丁放下王福，王福已昏过去了。众人忙向他口中灌了一碗热水。王福醒来，见是王惟忠，放声大哭。王惟忠好言安慰，令人扶他去休息，并请来医生调治。

王惟忠心中纳闷：“想不到刘义如此残忍，把女儿许了他，岂不害了她终身？再说，我家巨富，儿子又小。若我一旦弃世，毅儿怎敌得过刘义？”越想越烦恼，竟致寝食俱废。

过了一夜，他自觉头昏脑胀，起不了床。请医人来诊治，吃了几剂药，总不见好，病情日甚一日。

兰英见父亲患病，十分着急，亲自来伺奉汤药。

王惟忠见左右无人，就坐起来道：“儿啊！为父的这病难好了，看来要与你姐弟永别了。”兰英含泪奉上药碗道：“爹，你别说不吉利的话了。吃下药，病就会好的。”王惟忠吃了一口药，喘气道：“儿啊，古人有言：‘人年五十，非为天寿’，为父的已经五十四岁了，死有何憾？只是放心不下你姐弟两人啊！”话未说完，兰英已哭得象泪人儿一样，一再劝父亲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养病。王惟忠强止悲痛道：“儿啊，你别哭，为父的有话要对你说。”兰英用手帕揩了揩泪，哽咽道：“爹，你有什么话就对女儿说吧。”王

惟忠道：“儿啊，为父的只恨自己有眼无珠，错将你许给了刘义。也怪你自己，心里虽不欢喜他，口里却不说一个‘不’字。若不是你一再推延婚期，我还以为你真心愿意呢。刘义性如豺狼，凶恶无比。你嫁了他要吃苦一世，你兄弟也要遭他的害，这真叫我死不瞑目啊！”说到这里，王惟忠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兰英更是哭得死去活来，道：“爹，你就别说这些了，只管安心养病吧。”王惟忠忽然坐了起来，大喊道：“不，儿啊，为父的不能让你姐弟两人受刘义的罪！你取纸笔来，让为父的亲手写张退婚书，再叫刘义进来，叫他署上名姓。”兰英大惊，忙劝道：“父亲，这可万万使不得！女儿既已许给了他，便是刘家的人。只有夫休妻，哪有妻休夫之理？再说刘义岂肯退婚？他的伯父又是本县的县太爷，打起官司来，我们只有吃亏的啊！何况刘义也未必坏到谋财害命的地步。将来女儿与他成了夫妻，好言规劝，叫他改过从善便是了。”王惟忠听了女儿的话，自觉有理，长叹一声，也只得罢了。他又指着床下一只小铁匣子，对女儿道：“这里面藏着咱家的地契、房契、帐簿等。一旦为父去世，你要好好保存。待兄弟长成人后交给他，万万不可落入刘义之手。”兰英含泪领诺。这时医生进来，兰英出外等候。

半晌，医生出来，兰英焦急地问：“我父亲病情如何？”医生只是摇头，说了声“办后事罢”便往外走了。兰英十分悲伤，泪流不止。

这时，只见八岁的王毅一蹦一跳地过来，叫声：“姐姐，爹好些了吗？”兰英忙揩干了泪，强笑道：“吃下药，好多了。兄弟你此刻不要进房去，爹正睡着呢。来，跟姐姐

来。”

姐弟两人穿过长长的回廊和花园、亭台，进入王毅的书房坐下。兰英从桌上拿起一本《千家诗》问道：“兄弟，姐姐昨天教你念的那几首唐诗，都记住了吗？”王毅一愣，脸红了，勉强答道：“都记住了。”兰英不相信地问：“都记住了？那你背背看，先背第一首，孟郊写的《游子吟》。”王毅清了清嗓子，背道：“慈母手中钱，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兰英听了，点了点头，不禁热泪盈眶道：“兄弟，孟郊写的是‘慈母’，但与‘慈父’理同。你我姐弟，早年丧母。父亲含辛茹苦，把咱们抚养成人，咱们可万不能让他老人家丢脸贻羞啊！”王毅连连点头称是。兰英又要兄弟背下去。王毅支支吾吾，背了上句，忘了下句。兰英生气了，厉声责问道：“你不是说都背熟了吗？怎么背出了第一首，以下几首都知道了？你一天到晚在干些啥？尽在花园里捉蟋蟀玩吗？”王毅自知理亏，咬着嘴唇不吭声。

兰英眼明，看见桌案一角书本下压着红红绿绿的东西，便抽出来一看，原来都是些纸剪的小人、小马等玩意儿。兰英气极了：“你这不争气的东西！爹、妈只生了你一个儿子，我只有你一个兄弟，一心巴望你上进，将来中个举人、进士，好光宗耀祖，为王家支撑门庭。你却这样淘气！还说什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你就这样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吗？你将来能守住这偌大的家业吗？”她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把掸子：“瞧我揍你！”她正要打下，却被几个丫头抱住了，劝道：“小姐息怒。小相公一时糊涂，日后必改，不要责打他了。”王毅没有躲避，一头撞进姐姐怀里，眼里

闪着泪花道：“姐姐，我错了。你打吧，我愿挨！”兰英又生气又伤心，哭得举不起手来。王毅却连声说：“姐姐，我错了。你打呀，你打呀。”见兰英不忍下手，他又说：“姐姐，我该打。你不打，我代你打！”他举起姐姐持掸子的手，往自己身上打来。兰英不禁失声痛哭，掸子落在地上，只有一只柔软的手，被王毅握着，轻轻地落在他身上。

王毅忙从地上拾起掸子，交到姐姐手里：“姐姐，你打呀。”兰英哪里还忍心责打兄弟，她紧紧地抱住他，泣不成声，将自己的脸贴住兄弟的脸，姐弟二人的泪水纵横交流着……

忽然一个丫头在窗外叫唤：“小姐，小相公，你们快来呀！老爷不行了！”恰似晴天霹雳！兰英只觉得头顶飞了三魂，脚下走了七魄，被兄弟牵着手，身不由己地往外走去，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王惟忠已不能言语了，一见姐弟俩来到，眼里噙满了泪水，他伸出一只颤抖着的手来，拉住了兰英的衣袖，又用另一只手指着王毅，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女儿。兰英哪里还忍得住？她一头扑倒在父亲身上，纵声痛哭：“父亲，你就放心罢！只要女儿在，断不会叫兄弟吃苦的，你只管安心好啦。”王惟忠听了，点了点头，放了手，顿时就断气了。

姐弟俩抱着父亲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

刘义听说丈人死了，心中暗喜，连忙赶到灵堂，假意安慰兰英和王毅一番，就动手办丧事。请了几十个和尚念经，请风水先生选墓地，开吊送葬，足足忙了一个多月，用去了四五千两银子。兰英姐弟穿白守孝，相对无言。

丧事毕后，刘义便来见兰英。一进闺房，只见兰英素衣

泪容，有如梨花带雨，格外动人。刘义不禁爱欲似火，恨不得一把将她抱入怀中取乐。但他也知道兰英秉性：妩媚中显端庄，宽厚中有严正，只有遐想，不敢妄动，只得笑道：

“小姐呀，你可知道泰山把房地契藏于何处？”兰英淡淡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刘义道：“嘿！泰山委我代管家务，还不让我知道房地契在哪里？”兰英从袖中摸出一张纸，“看看我父亲临终遗嘱：家务今后不劳你操心，由王福任总管，负责理财治家。房地契由女儿王兰英代为收藏，待儿子王毅长大成人后，移交给他。”刘义伸手来接，兰英把纸藏入袖内，不耐烦地一挥拳道：“你要看，就到我父亲的十几处亲戚家去查看吧！他们是证人，藏有抄件。”刘义的心倏地凉了。

过了半天，他又笑道：“那么小姐，咱们何时成亲呀？”兰英冷冷地说：“反正我已许给你了，你急什么？”刘义道：“哎呀，小姐！自从订亲后，我刘义真是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只盼洞房花烛呀。你就成全了我的一片痴心吧。成亲后，我一定唯命是从，你说一，我不二；你要我往东，我决不往西……”兰英截住道：“你别唠叨了！我问你，你对我是真情，还是假意？”刘义忙道：“真情，真情！一片真情！”兰英冷笑一声：“那好吧，既是真情，请你再等十年！”“什么？！”刘义惊呆了：“十年？”“是的。”兰英点了点头：“等兄弟十八岁了，我把家产全部移交给他，就出闺成礼。”“这……”刘义的心凉透了，只觉得自己夺取家产的计划全落空了。“太久了？”兰英冷笑道：“十年后，我不过二十八岁，也不见得就成了老太婆。即使容貌衰退得厉害，你既是一片真情，总也不会嫌弃我的

吧？若是你等不住，就请你写张休书好了。你可去另娶美妻，我情愿独身一世。”刘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退了出来。

刘义越想越恼：不但没有夺到遗产，连代管产业之权也被剥夺了！他既恨王惟忠，又恨王兰英太庇护其弟，最后把一腔怨恨全倾泻到王毅身上：“若不是这个小兔崽子，我和兰英结了婚，这产业不是全归我了吗？”他左思右想，心生一计，又回到兰英房里，陪笑道：“兰英，别生气了。泰山的遗嘱很对，家产全是毅弟的，我怎敢覬覦？你这样爱护幼弟，我也很敬佩，我愿意等你十年！”兰英想不到刘义会说这话，一时又惊又喜：“你说的话……全是真的？”刘义立即赌咒发誓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义若说谎，死于刀剑之下……”还没等他说完，兰英立即用一只手掩上了他的嘴：“唔，别胡说了。刘郎呀，想不到你有如此好心，是先父多疑了。刘郎，咱们自己也有家产，何必抢夺毅弟的呢？喏，我又多说了。”立即命丫环摆酒来与刘义共饮，刘义称谢不止。

兰英喝了两杯酒，脸上泛起了红晕，好似两朵盛开的桃花。刘义看得呆了：“象这样的美女，真是天上绝无，人间仅有呀。唉，若是既得兰英，又得家产，我刘义就是连皇帝也不想做了。”便又开口道：“兰英，你可晓得我睡梦里都在想你吗？为了你，我真是茶饭无心，寝食不安，你难道真忍心要我等到三十岁吗？”兰英不禁笑道：“父亲生前，亲口把我许给你，还怕我飞了不成？”“这……”刘义哭丧着脸道：“你虽不会赖婚，但我得等上整整十年哪！十年，还不把我刘义想死了？”兰英见他这股情景，不禁软了心

汤，道：“刘郎，你既这样钟情，我又何必定要你等上十年呢？这样吧，守丧期满，你上京去赴考。无论中与不中，回来后咱们就成礼。兰英别无所求，但愿你能爱护幼弟就行了。”刘义大喜过望：“一定，一定。你这样爱弟，我若再负心，神人不容！”饮了几杯，就告辞而出了。

一晃三年，兰英姐弟守父丧期满，刘义向他们告辞，欲进京赶考。兰英此时，已视刘义为丈夫。临行前，千言万语嘱咐，要他路上小心，保重身体。无论中与不中，早日来信。她亲手为刘义整理行装。刘义口里唯唯答应着，心里却直打算盘。

他觑个机会，把王毅拉到偏僻无人处，笑问道：“毅弟，你去过京城吗？”王毅瞪着眼睛，茫然地问：“京城？离这儿多远？”刘义道：“京城可好玩啦！车水马龙，行人如流，吃的穿的，样样都好，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你愿意跟我去一次吗？”王毅乐得一蹦三尺高：“好极了！姐夫，我就跟你去！”“嘘！”刘义竖起一个手指：“小点声，让你姐姐知道了，你就去不成了。她巴不得一天到晚把你拴在家里，读那些诗书呢。”王毅一撅小嘴巴：“姐姐也真是！把我当成了个三岁娃娃！不过，她心里倒是为了我好。”刘义道：“好了，明天起个早，偷偷地在庄外三里远的那棵杨树树下等着我。待我和仆人刘贵过来，一同上京城，听明白了吗？”王毅嘻嘻笑着：“明白了，我一定不让姐姐知道。”“对。”刘义心中暗喜。

次日五更，兰英在客厅为刘义摆酒饯行。她以为王毅还睡着，毫无疑问。

饮了几杯，刘义告辞，兰英送出门外，又叮嘱了许多话，洒泪而别。

刘义到了庄外，王毅早已在杨树下等候了，三人便一齐进京而去。

一路上，刘义对王毅更是关心，照顾得十分周到。王毅觉得姐夫真是和蔼可亲，姐姐有时倒有些严厉。

一日，他们来到一座黑松林。这黑松林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大凡若有犯人流放，路过此处，仇怨之家预先买通公差将其暗杀。在这黑松林里不知结果了多少条性命！

刘义早已选定了这个地方，把嘴向刘贵一努。刘贵会意，笑着对王毅说：“小主人，这林子里野兔子很多，咱们去捉几只来烹吃可好？”“好，好！”王毅满口答应：“野兔子肉可香啦，我最爱吃。”三人一齐下了马，往林中而去。

事有凑巧，路边正跳起一只野兔子，王毅见了，拔腿便追。刘义、刘贵紧跟在后面。

野兔子直奔入黑松林深处，不见了。王毅一见林子里暗无天日，冷风飕飕，树上有猫头鹰在叫，不由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忙转身往回跑。一见刘义、刘贵正迎面而来。王毅忙叫：“姐夫，我怕……”话犹未了，刘义飞起一脚，把他踢倒，还未等他爬起来，刘贵早压在他身上，掏出绳子，将他绑了起来。王毅吓得大哭起来：“姐夫，你怎么啦？为什么要绑我？”刘义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杂种，老子今天要你的命！”王毅大哭道：“姐夫，我哪里得罪你了？看在我父亲、姐姐的面上，饶了我吧。”“放屁！”刘义骂道：“让你去见阎王爷吧！”两人一齐动手，将王毅双

手双脚都绑起，骂道：“小杂种，看你的运气了。若是你饿死了呢，还得个全尸；若是被虎狼吃了，算你晦气。”便把王毅抛弃在林中，扬长而去。

走了几步，刘义暗思：“不好，刘贵若泄露出去，必有后患！”便从背后一刀，将刘贵杀了，把尸体抛在林中。

看官，你道刘义敢杀刘贵，为何不亲手杀了王毅？原来，王惟忠生前，曾请人替王毅算过命，说王毅将来当饿死，但不可被凶杀，否则凶手必被冤魂纠缠。刘义信以为真，故不敢凶杀王毅。

刘义到外面鬼混了几天，便回家乡而来。

兰英一见刘义，也无暇问他考中与否，只问：“毅弟呢，毅弟呢？快说，你把毅弟带到哪里去了？”“毅弟？”刘义支支吾吾地说：“你问毅弟？”“别装糊涂，你进京赶考时，把他也带去了，在外几个佃户都看见的。”兰英心急似火：“你快说！他在哪里？”刘义一惊：“糟，瞒不过她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忽然他放声大哭起来。“怎么啦？”兰英大惊失色：“毅弟他……”刘义边哭边说：“我进京赶考时，走到庄外，毅弟忽然赶了上来，定要跟我进京去玩。我一再劝说，但拗不过他。走到河间，正遇清兵入塞。那些鞑子兵好凶，持着亮晃晃的大刀，见人就砍！我和毅弟、刘贵三人急忙逃命，难民拥来，只一眨眼功夫，三人就失散了！”兰英听了，大叫一声，昏了过去。刘义急叫众丫环来救。

兰英醒来，纵声大哭道：“兄弟呀，你好命苦啊！父亲临终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为

姐的照顾好你，谁知父丧才三年，姐弟便成永别！这叫我如何对得住父亲在天之灵！”众丫环无不流泪，纷纷劝慰。

刘义也假惺惺地上来安慰：“兰英，毅弟下落不明，只待慢慢打听。你切莫过于伤心，哭坏了身体。咱们马上要筹办喜事呢。”“喜事？”兰英忽然收住泪，冷笑一声，站了起来，走到刘义面前，用眼睛逼视他：“你还想办喜事？”刘义慌了手脚：“兰英，这可是你亲口答应过的呀！无论中与不中，你都得和我成亲，你可不能反悔呀！”“我问你，”兰英指着刘义的鼻子：“你带毅弟进京，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一声？”“毅弟叫我不要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不让他去……”“你们被乱兵冲散，毅弟下落不明，生死不知，你为何不寻找却顾自回来？”“这……”“我再问你，”兰英毫不放松：“你到家以后，我问你把毅弟带到哪里去了？你为何支支吾吾？”“这……”“告诉你吧，”兰英气极了：“我父亲生前就怀疑你要夺占家产，谋害毅弟。看来，他老人家的话没错！”“兰英，我实在冤枉啊！”“你别喊冤叫屈了，毅弟是你丢失的，还得你去找回来。”“这……被乱兵冲散，或被掳往满州，或死于乱兵之中，叫我何处去寻？”“这我可不管。”兰英斩钉截铁地说：“我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要是他被人谋害了，哪怕凶手是你刘义，我跪钉板也告状到刑部！”“兰英……”“不要喊兰英了，你给我去找！去还是不去？”兰英狠狠地问：“我就等你一句话！”“我……我去。”“那好，你马上就走！”“这……我才到家呀。兰英，你就不念夫妻之情，不让我与你叙一叙么？”“什么‘夫妻之情’？我还没有出嫁，算不了你刘家人！你快走，找不回毅弟，你休想娶兰英为妻。”“啊！”刘义大

惊失色，“兰英，你可不能这样狠心哪！”“快走，快走！”兰英连连挥手喊道：“老总管，快撵他出去！”王福立即带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家丁，把刘义推出门外。“砰”地关上了大铁门。刘义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黑发，软瘫在地上，象一堆稀泥。

兰英呜呜咽咽哭了整整一夜。她睁眼闭目，总看见王毅在面前，一会儿在背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会儿又见他含着泪花扑到在她怀里，叫着：“姐姐，我错了。你打我吧，我愿挨。”“姐姐你不打，我代你打……”抓起兰英持掸子的手往自身上打来……她越想越伤心，几次哭得昏厥过去，都是丫环们救醒。老总管王福再三劝慰，叫她注意身体，进些饮食。兰英道：“老总管，你说毅弟还在人世吗？”王福一愣，含含糊糊地说：“大约，总还在吧？”兰英猛地止了泪，道：“真的？！”老总管见她这么认真，只得勉强点了点头。“那好。”兰英脸上掠过一丝宽慰的神色：“老总管，你是个好人，从不会说假话。毅弟既然尚在，我得出去找他！”她说着，就站了起来。老总管大惊道：“小姐，这可使不得！小相公下落不明，关山阻隔，千里迢迢，有如大海捞针，你何处去找？”“只要毅弟还活着，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兰英坚决地说：“老总管，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你不要劝阻我。”老总管热泪夺眶而出：“既然如此，让老奴与小姐同去！”兰英沉吟了一下道：“老总管，你在我家已有二十年了，向来忠心耿耿，先父倚为臂膀。你不可和我同去。我走后，家中一切均要你来照料。”王福道：“那么，请小姐挑选几个仆人，与你同